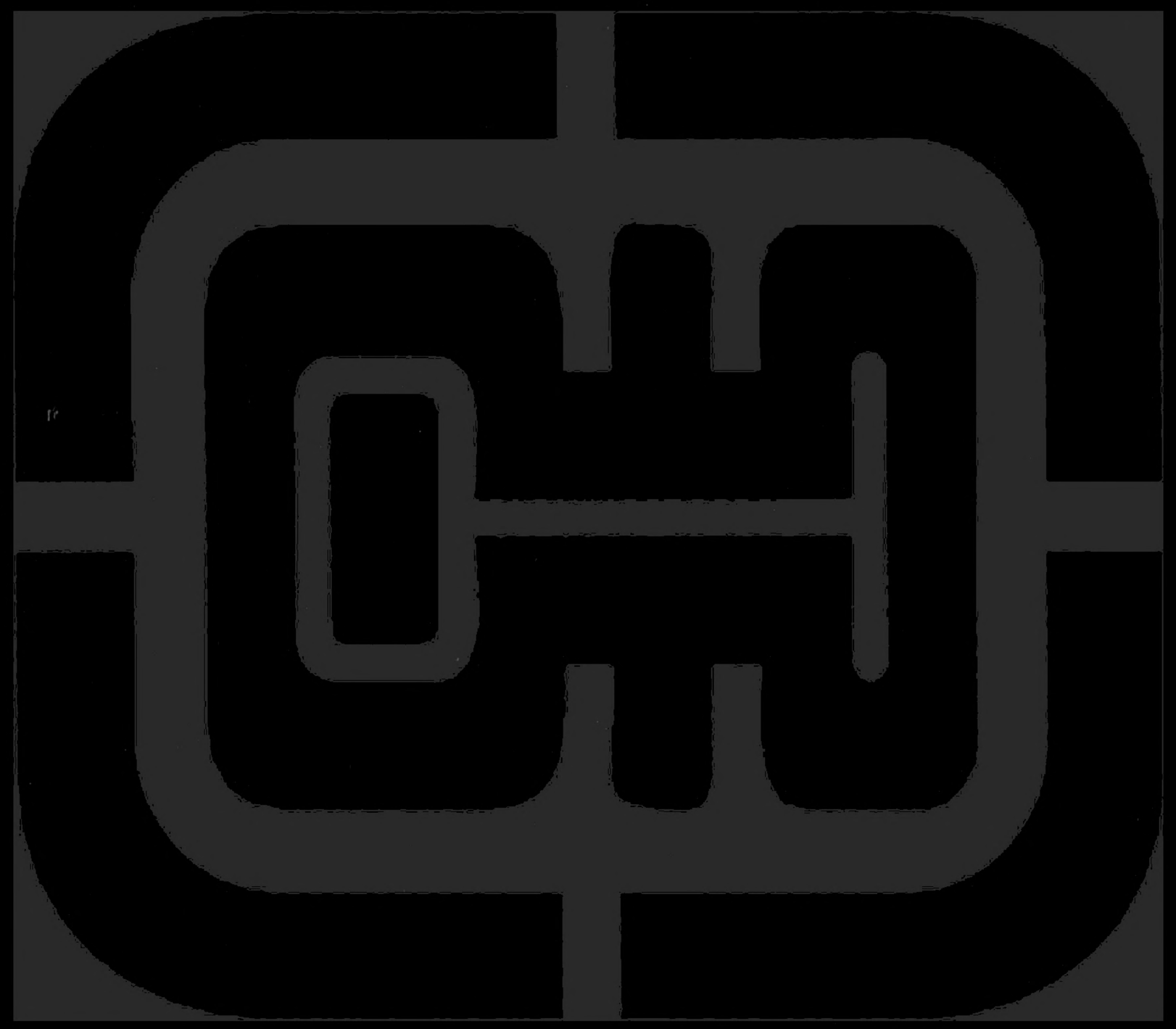


習齋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一

唐書列傳

新史論于志寧諫承乾知太宗之明雖七首揕胷不媿不諫立武后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身任宰相人主烝妾爲妻罔存亡所係豈更論有益無益惟不居其位則可矣如志寧者恃太宗諫必不死不惟不死而已高宗時直畏死禍不敢言隨時覘望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正永徽之罪人新史去取如此安能有輔世教耶

張易之之亂所從當時文士房融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閆朝隱崔融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號爲絕唱蓋其醜甚於賈謐祖珽王叔文矣而士

猶歸之若流悲夫此文王以寧所以為在上而不在下耶

于志寧傳載修定本草圖經事世謂神農嘗藥而黃帝以前識；相付不傳文字安得有此神農本草自古為醫師所傳如黃帝岐伯對問皆非矣

杜正倫為魏徵所薦既以漏語承乾見逐併惡魏徵余觀太宗與正倫語乃不使聞於承乾與臣為密而疎其子好惡乖舛疑阻橫生此心術之害而臣下承其蓋徵與正倫豈有過哉

劉祥道所陳釐補選部敝缺六事自齊至隋叙進人材非復漢晉之舊則唐人所謂銓選者乃兼總昔日郡縣功曹職任耳如祥道父子所能何足以預世道盛衰哉然後人亦不能及者以其尚隨材論擬猶有甄拔品第之遺餘至裴光庭則蕩然壞盡矣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人不知色目各幾文武總別異同且欲歲定為五百人不知驟減三之二於時得否又言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五千四百六十五員則亦不至甚多新史記太宗定內外官為七百三十員曰此足以待天下之賢材矣恨其後不能守而徇一切之苟且然都不論朝廷一切自除吏與古不同則七百三十員果足以盡內外之用耶按班固百官表載卿相任政中二千石大略不盈二十人朝士千石秩以上者二百人其數絕少然議郎中郎屬光祿勳者亦名朝士乃至千人相郡尉刺史守縣令外官也亦二千人而佐史以上十三萬餘人蓋其多如此今太宗所定七百三十員者只以在內職任通計五百員得為多而外官自節度使都督刺史猶當不止二百餘

員也則已少矣况縣令不入員數則是設官不復為民也以漢議郎郎中千人例之更無餘地則是議論不廣情志不通也守令功實之所由成議臣功實之所由出漢侍常以郎宰邑又患見大夫無可使而令止以七百三十負限之則無惟其少而員外特置同兼守檢校之類紛紛復出也亦絶不知太宗與房杜輩何以定制而遺落不具史家從而信之遽載於書遂為成說疑誤後人矣

舊史陳子昂入文苑傳止載諫返塋長安翦雅州生苞二書而新史别為傳所載甚多反言變徐庾體始追雅正又言李堂至今猶存蓋用韓愈輩語以唐古文所起尊異之也然與傳奕呂才同列則不倫甚矣又嗤其勸武后興明堂太李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汗漫之則輕侮甚矣惟聖賢自為出處餘則因特各繫其所逢如子昂終始一武后爾吐其所懷信其所李不得不然可無訾也舊史言子昂父為縣令段簡所辱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而新史乃言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歸養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以二十萬緡為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真也

舊史以劉仁軌裴行儉比諸葛亮王猛國之有將如病得奇藥有敵而無將必亡有病而無藥必死然無病則不可用故善者養以待事若裴行儉丙勝皆在薛仁貴李敬玄喪師之後足以救敗雪耻使夷狄不敢輕唐此以藥愈病也劉仁軌蘇定方奮

其功詐滅百濟平高麗生擒三王是特唐自強盛無益勝敗之
數徒夸暴戾之名此無病而服藥也詩稱南仲方召皆迫於不
得而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後世雜而言之無事則妄用有事
則無所用所以兩失之也高宗孱懦而繼太宗之後狃於所習故
亦以用兵為戲賈誼所謂朔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也
郝處俊諫止高宗遜位處俊安陸人蔡確守安州因以作詩確
固小人情在諷斥然未知何以為罪而牽朝張皇以為大議論
范堯夫又謂嶺南一路久已荊棘不可踏開又是何見識使果
當於罪投之四裔與衆棄之可也豈以不可踏開而自為地耶
然則元祐之所以開皇極者止於如此又何以責熙豐乎
唐所用蕃夷諸將或其君長或其子弟雖固有忠義立功者然
華戎混并豈足為法新史謂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鷙
挺不可遷化不然古人以嗜好不同言語不通故謂之夷狄非
謂其惇固審如是則非夷狄者為輕薄而易揺矣此等議論於
世道亦陰有所害與称霍光不李可任大事同類爾
王義方孤峻動必以義其徒便有負半千如此等人亦可自成
風俗但高宗武后特牽世貪沓而義方又孤遠故不能達其所
為爾
韓琬所言景雲時事皆乱世常態也稍異於此即為貞觀矣治
乱雖在反覆手之間然貞觀特獨太宗自謂已治若魏徵事事
收拾未嘗以為治也琬由後觀前故其說光明如此愈後則愈
顯而白居易元稹之流遂至形於歌頌善言治者必以身履其

間常到實處方能有益若徒為影響所衒則雖漢唐之治亦不復彷彿矣況求其不為漢唐乎

觀王求礼折豆盧欽望姚璹蘇味道事可見為宰相者情意也學者失於匆脫往往謂武后特宰相如此不知後世之相其能不如此者絶少大要以為分謗體國自不當與朝士同操此等節目須子細勘過不然則淪墮而不自知矣

唐人之論謂徐有功過於張釋之于定國二人平世執法者其議罪在輕重之間非無罪而故入也非有功時比不得言過不過又言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此語不知底麗而妄為高遠亦非是至新史言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則尤陋矣今改云當武氏簒盜酷吏為之起獄殺之不從命者獨有功能生之夫人雖有必殺之心而天無必殺之理非有功能自生之也天也

以人處呂武擅命事自陳平王陵已不能全固不可責之唐人狄仁傑猶以能還廬陵薦張柬之為解然亦非所以責之也惟却處俊折之於始比諸人差若明白然使其未死親見武氏自取之又未知當何如爾

舊史謂裴炎斬酉史邪伏念溫傳等五十四人負義殺降搆成陰禍其敗也宜此不特舊史語蓋唐人相承之語也忌功殺降信有罪然武后方逞其志炎不惟不同又使還政當此時縱有能一斧之休休以活千萬人為陰德未知何道以免死而唐人所言如此蓋無識之論從昔充滿何足怪哉當武氏事顯然立異如炎者不過數人豈可訾也

魏玄同論選牽与刘祥道相関玄同併非魏晉則愈不見從矣
其言諸色入流歳以千計似比祥道時稍損然祥道欲限五百
人而玄同乃言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則又
當削少蓋其時吏部權重如此異日宰相不敢望也此疏貫通
古今苞括體統後李但称陸贄而未知玄同之論比贄尤更精
確新史刪簡其文故觀者莫辨爾
陸象先能使崔湜敬己引之同升而又為太平公主所用極是
異事蓋宰相子登高科早在朝廷勢或然也象先簡遠有識量
終始無玷缺自不失為賢若布韋干進而欲以此為法謂富貴
可以兼取其喪壞不勝計矣
五王誅二張而捨武三思等以非當時救急害爾不然其愚不

乎疑乎

應至此也凡牽大事無不倉猝況唐人要自智不及遠彼以武
李皆一等宗室平居俛首為之臣畜未嘗有唐周之異則安得
知三思承嗣之非野人曰父母何擇焉於茲信矣
按舊史稱誅二張時薛季昶謂敬暉三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
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
可乃止通鑑亦載季昶謂柬之敬暉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
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執上肉耳夫何能為
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新史乃言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
武薛季昶亦勸之會日暮事遽桓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執上
肉耳留為天子藉乎是柬之等初不欲除三思而有屢陳不可
之論舊史通鑑皆合不知新史何所據而云然則止是薛季昶

有言東之初不欲誅三思明甚新史轉易其辭故至失實爾
人主亦有逆鱗戰国人語也自下摩上漢人語也後李皆祖用
之矣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下不匡其刑墨禹湯間語也
後李未嘗知也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為利高者為名而世道愈
降矣李敬以考功而扱宰相考杜元穎雖欲附離猶能言牽舊
事為褒貶後世豈惟無激議論併元穎議論亦無矣治之興替
可不懼乎激行其意而未嘗有利名之間庶幾古人也
崔融武后時有諫稅閔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義理
不應稅而已又言魏晉齊隋所不用蓋創事自難爾融號能文
此疏詳密可觀新史節略太甚乃無捉採後人惟恐稅不重宜
其輕視之也

新史稱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
傳通鑑亦言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
褻狎上從之與新史條目略同但新史夸耀其語太過爾崇及
宋璟皆以功業自矜然旁觀粗有識者便已不許蓋壅滯處豁
開横流中猛截只是隨時精未何異白駒過隙至於一家局面
伸縮一人身分整頓能使之自然及遠則非二人本質所有矣
張九齡却頗近似宜手後人謂其用捨為開元天宝治乱所由
分也夫古人之事誠非崇璟所知而今人之論不過崇璟而止
則豈復更有以上地位是可哀也
玄宗時宰相可稱者源乾曜亦一人之数史載其罷相以京兆
尹留守京師伏内失白鷹詔京兆督捕獲於野外掛榛而死史

懼得罪乾耀曰上仁明不以畜玩罪人苟獲戾尹當之遂入自
劾失旨帝一不問衆服其知體而善引咎其君臣之間議論趣
操如此治道高下可知矣悲夫此亦姚崇在相位時輔賛一驗
也

代宗問裴諝榷酤一歲出納諝初不對且又孟子何必曰利代
宗謂裴諝不聞此言然榷酤終於不改諝與代宗皆不知何以
致榷何道罷之故其臣徒汎持高論而君亦苟為虛矣無廢利
明義之實功也豎酒桊麴皆始於天寶乱後雖貪君邪臣無所
不為要亦有急迫不得已而然者考詳治道須使到自然不征
利處哀公問有若年饑用不足對以盍徹天年饑當貸而何徹
之有其君臣問荅皆為不切恐記者誤也

宋慶禮為河東河北營田使史稱好興作濵塞掘穽植兵以邀
虜征議者笑其不切事余常議使沿邊盡為障捍穿河設穽彊
者聚居守望互救金鞞相聞因利乘便外可進攻內則寧輯蓋
今世議論所未有其為蚩詆不既多乎然武后嘗使桓彥範行
河北鄣斷居庸五回以支突厥夫不立藩牆而使將士肉薄以
較勝負勇者猶懼其怯而怯者安能勇哉慶禮再治柳城宋璟
力爭以為不可故張星以好巧自是謚之曰專而張九齡言慶
禮在邊垂三十年既城營州則能海運收歲儲其功可惟不當
醜謚而已蓋慶礼之事唐人無稱焉可悲已然今北虜窺邊計
固出此若山東群盜方興與我共舟揖為心腹之患則又當別

論

因玄宗令崔隱甫見牛仙客不從遂不用其既用仙客知特議
不帰以閣高力士士力謂本胥史非宰相器玄宗怒然曰朕且
用康誓知人主宰制天下未論聖賢須實見得細密處若玄宗
終始粗豪以喜怒為用捨非有存亡治亂之形象自懸於前而
世以為能清内難致太平蓋出於僥倖而身逢大亂殺人如刈
麻幾亡其國蓋非不幸也或言其始動力而終怠棄者亦非也
如用牛仙客事可見矣與太宗因房玄齡言李緯好髭鬚遽改
命者何智愚殊轍哉
武后營大像於司馬坂以張廷珪諫止其疏全用浮圖金剛經
義觧折蓋因其所溺易於回曉亦是以見一時士大夫習尚也
而新史削去豈以為非雅言耶

韋后表民二十二成丁既敗有司追趣其課揚瑒獨以為韋后
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何獨取已寛之人重斂其稅
遂止不諫此瑒為麟游令時所言也瑒拒竇懷貞自謂所論者
民冤抑官高下于何取懷貞壯其語沮所為懷貞雖不肖猶能
如此天下大患在於議論不開展則下者不能言上者不能聽
國雖存而亡矣
文宗清約思治好言論與李君夏復乃甘露後也然無救於敗
每使人歎歎恨謝安謂晉簡文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簡文
猶能保全武陵王而文宗不能明宋申錫又在簡文下其敗自
當
沈既濟論武后不當立本紀天下之義理能知於事初者為難

晉董狐吉趙盾齊太史書崔杼孔子齋三日請伐齊此知於初也事之初作固滅義理而能以義理正事初者非聖智不能武氏事初舉一世不能知及既濟時已百年矣聞者尚漫無省文數百年方復追論儒者之論每若此則何益乎

既濟傳載百司權公錢以子月本于萬得息百萬配為二百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是等戶歲出六十千免稅後又與官為優矣然上

此而下誅求乃不勝計所以毀家破產積而不能革後世一切收於上而與之似免此患然官既負不義之責而私亦若無名之斂固未有以處

安祿山難作封常清以市人挑戰固當敗然扼關而守遲以旬月西方兵至則事定矣史謂玄宗雖為左右蒙蔽然荒奪其明故至此不知玄宗本無明何荒奪之有自始至末但以豪氣用賞罰其欲親征亦是未嘗明見事機封常清高仙芝死其意亦天如平時行敗軍之戮爾及哥舒韓不可得而殺則脫身逃走不贍矣史不知人闇明智愚多輕與奪極有所害惟梁武可以言荒奪符堅猶自取之而況玄宗乎常清表文宛轉可哀初以作捷書發名果不妄新史但存一句爾

李郭之功後世所稱過於前人按初有加山之捷光弼子儀同之此不足言光弼守太原守河陽兩勝可以言功矣然潰於相州敗於邙山唐由此遂不復振子儀敗清梁雖復兩京尋與九節度奔北而中興之業隳矣其後吐蕃再犯長安賴子儀不亡

好為一時大功然而扶持收拾僅救目前比於撥乱反正一勞
久逸世載不朽者安得同年而語哉是李郭之功猶未能及李
靖道宗裴行儉張仁愿之流而後世夸大後特掩絶前美者蓋
庸情常論狃於近而忘其遠也後世又不止尊異李郭而已如
趙晉李沆王旦皆欲以無功而自為功又其決不可無者文彦
博以貝州富弼以議和狄青以儂智高韓琦以定策張浚以苗
刘趙鼎以親征皆為元功盛業矣則然古人之功名豈終不可
反耶
古今毁譽類不可憑而房琯李泌為甚琯明敗事五朝疎略論
者終以為王佐盛德泌歷三主艱難時彌綸補益蓋不為少然
毁之者乃無異於王道恠民何也琯結知於衆人泌結知於人
主勢應至此唐興百五十年士大夫未有風流李尚王義方畢
賤張九齡孤特皆不能開其端至琯始為宗主所以名過其実
爾泌薦陽城為諫官每抑渾顔況為交交亦何必戒夫不能與
人同好者惡之所集也

習齋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一

習齋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二

唐書列傳

揚綰誠清簡所以得重望者由元載為之資籍蓋天下公好惡未嘗廢也綰誠不附離然載能容於朝終其身小人之不肖亦尚有斉量矣當時人主苟於孱懦上下習為崇侈然則一朝誅載用綰人情震懼而所改化者如此後人便以牽臯陶伊尹不仁者遠為比恐亦非其实也唐人奇崔祐甫謀略謂可復貞观開元之治然自古無兩易宰相德宗初立率情任意匆匆如此可以占其後矣祐甫方鋭於自見任責如流未暇計他日揚炎乃其所薦固已失之而祐甫亦遽死不然君臣之終始未可知也

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按新舊史載適事皆不止於能詩又其論建亦非疎略不切時用而謂之言過其實為大臣新所輕新史又改云不為縉紳所推亦非也且大臣之輕重又何足計況唐世能詩之達者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適論東西川利害可見當時率然割裂州縣以為節度自成弱勢而適亦不能知其本原但據目前言之爾元結放浪其迹以文墨自命出處不常若非利祿所能羈紲者而實有材用論能扶世政能便民每溫造李澈之流唐時高品人物不過如此也傳載道州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纔數千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結賦詩以為賊之不如而杜甫有槩〻元道州前聖畏後生之語余憶在金陵時前歲運米淮西界一户已費百餘千次年運至廬州轉運司復欲調民余力止之請以本府錢自用水運終不聽會徐邳寇至乃免蓋一經兵亂不省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国矣

郤士美為昭義節度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頭酒數十萬斛潞人困甚通一歲由今計之二十四萬緡矣士美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啗牙兵士美亦罷之按抱真傳稱能完實府庫教成丁二萬繕甲治兵遂雄山東天下依昭義為強鎮蓋當時良帥也而浮侈如此則其不良者又可知矣然史隨舊述各務私美融會者少恐士美所剔除容或未盡然也

戶部侍郎崔蠡上疏論国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礼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帰依釋老徹二教以設食會百辟而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非得崔蠡奏論遂遣討論本末禮文令式曹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於寺觀設齋行香迄今以後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礼文不為知礼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為臣子恭順報孝之節無逾於此也近傳蘇子瞻程正叔爭行香日食葷素饌有劉氏左袒之誚而范淳父黄魯直各私其所主遂結怨嫌然則安於流俗而討恭慢之偏恐或未攷也

代宗本以涉歷艱難忍事能断故僅存壞乱之餘其於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李光弼郭子儀生死始終之際皆用此術雖不足為君道然不可謂無其意也獨至元載則初乃放縱末遂猜殘操御乖離全不中理且已知其為奸而不遂罷黜不知何所疑畏而必待遷延歲月養成大惡用舉国之力如捕強寇而後勝之耶揚綰既自當相置之閑地直俟載誅乃以為代既非致麟鳳之道而綰不量其君冒昧前進適會即死始留美名不然君臣之義終何所就也學者輕信往事異特自處不審無與建功趨向日以卑下不可不知〻

揚炎変兩税蓋當是時不復授田久矣自古官養民幸苦為主制度若家人父子貢税之田號曰借力官民不相雜也春秋季

年已履畝賦田至戰国而授田之制蕩盡漢人彊理大但因民所自有而廉取之雖非古法至於隨時簡易大不望於民則反過之矣唐雖因周隋為授田法非古法也而歲輙更改煩擾難遵方其盛時已不能守迨於民自有田而後已夫民自有田多少不等貧富不齊柰何猶欲用授田時法稅之而後世之論謂租庸調近古兩稅變古乃是全不究始末爾所謂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此變為兩稅之要而租庸調之所以不可久行者正以主客丁中難分別故也

舊說李德裕重修实録增崇其父之美然以吉甫事與李絳對看心念識慮固非吉甫所能及至處置国家節目絳尤過之信如傳者所言德裕更淺下雖欲虛夸益彰其短爾然絳自罷相後沉浮罷使垂二十年不知早退卒蹈奇禍最為可痛蓋唐人之陋雖絳及宋璟不能免也

管仲始以監策霸齊余常疑左氏所不載而管子書乃諸子辨士刻簿揣摩者附會其說非实事也是時王道雖衰而未盡聖賢餘論尚存若管子果奪商賈之利以自封殖議者安肯赦之且陳氏盜齊柄蓋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晏子謂民愛之如父母帰之如流水然則豪奪民利非管氏所為決也自後遂有桑弘羊孔僅又後遂有刘晏李巽弘羊等奉漢武之欲最得罪於民晏事與弘羊無異其可恕者弘羊興利用兵晏用兵而後興利若不得已爾然又後至今五百年晏之術不廢愈增史家乃言取人不(恕)予人不乏道御而王權用而霸不知帝王所謂食貨者

如禹益稷播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又乃是為民通致食貨全與無取豈得以權道王霸為一種史家無識如此輕立論自不足責甚矣學者因之淪浹心髓一則非弘羊一則是刘晏隨声褒貶無復根抵此治道所以淪沒不可復振稍有意者宜痛哭流涕而思之也

顏真卿論群臣奏事先白長官利害甚明庸人皆可曉是時去載誅且十年使代宗能因此發悟罷載不待稔極惡用大刑也恠唐人及後世都作尋常文字看過至殺載而代宗亦無追憶先見之言視真卿與衆人無異豈以真卿遇事輙言望風獻之故不能感動耶其言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国用權宰相專政遂相姑息莫肯直言火開三司不安反側逆叛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散敗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可謂曲盡事情使得用心消平世難非止真氣叫呼徒言之而已也世但知真卿剛烈能視死如帰蓋孔子所謂殺身以成仁而不知其身在可以成仁然則李郭之功勲又何足亟稱哉

李晟材出李郭上遠甚德宗將相有晟与陸贄當朱泚死後便盡其用心能制此蕃以除関中之逼漸處置諸鎮遲以歲年兩河之患十減五六矣世無其人固所不論若有之又以在當用之地而抑遏掩沒自取衰微 人所以歎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故可為痛傷爾

合天下之兵累年以攻淮蔡無尺寸効而李愬不殺一人用李祐招董重質全師獨有不血刃之功前代固未易一二數而韓愈作平淮西碑遂言乃勑顏徹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夫不擇將任人而陽拘汎率以侥倖於一勝乃唐人之大失愈既不能知又無所別異使絶世奇動推折庸師奸將之手若魚朝思吐突承璀而有成又將何詞宜其不心服而卒以沮毁也

陸贄論事始末無疵獨諫德宗失在推誠一說不中其病盖德宗以輕信為推誠徒信言而不觀行初不憂其悔誠而為詐此乃贄有所未達也唐人頗病贄褊急不能容于邵于公異竇參之死以為漏言此猶其小者盖古人將欲輔世必先度其君德宗相崔祐甫楊炎盧杞姜公輔竇參皆出於一時匆匆至其廢罷甚者誅戮皆用一律贄不度幾見微與參及吳通玄兄弟計較是非以勝負為離合誅參相贄安然受之比其去也亦然夫矜其所長而不能照其所短詩人之稱仲山甫已不然矣而況伊傅周召乎惜乎贄之所未及也

舊史全載梁鎮奏止李國禎立大地婆父等祠堂文字李者味之自當長益志意雖唐畿赤令尉得自通於朝廷然民者既有城社而不以实利害告君徒以奉令為恭而竊議於下則何取焉當其時宰相導逢人主荒惑而道士威脅於其間固亦可見盖不特如林靈素輩能為奸慝也而鎮以縣令獨嬰其鋒朗激傾盡如此然則人患不為而已裴延齡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諫疏贄雖詳複懇切不如度之簡重得體真大臣之言也

度言比者淮西粮料所破五城錢其实只與一城兩城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营方且慰諭責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去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功勒供軍且支九月一日兩城已上錢俱容努力方將少安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輕費錢数一千三十萬不知所謂漏落者鎛私以自入耶吏所乾沒耶邦賦有名而無实耶度為宰相不能透見事但以意言之亦未可也

朱泚既反朱滔連回紇圍貝州將絶河津窺東都與泚合將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自汴逼江漢李納田緒猖狂未已唐歸令所及十縣二三而然天下幸不至土崩者李抱真結王武俊之力抱真所以能說回武俊者賴賈林之詞也存唐之功過於曹劌燭之武矣德宗初立運動天下事出萬全及其荒急謬計自取遷辱而以存亡離合呼吸俯仰之勢寄於辨士之口為人主者可不監哉

德宗天資喜文愛李揩落碑用揚矣作宸宸台衡銘君臣箴筆意精穎該涉治道非魏文隋煬所能及也然與諸將裴延齡渠年執誼之流應和附著如影響而陸贄輩乃不能容盖樂與不勝己者處而安其言以為莫予違者人主之大患自古然矣至於王安石則又又是柰何

蕭斯薦張鎬自布衣為拾遺斯亦拾遺也唐世尚存此風其言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亦可想見斯之風致鮑防為竇參逼致仕未七十言吾與蕭斯之于蓋而與斯同致仕盖斯

致仕時八十八矣唐人雖以義責士大夫而不以法限之故抑
公權以元會先稱賀占奏忽謬奪議者恨其不歸事猶至咸通
初乃致仕亦八十餘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刘闢卯時宣命辰
時出師與楚莊王投袂而起正同壯黄裳不可謂不知人其能
成功非偶然也黄裳首開憲宗中興之業然論方鎮亦只言貞
元近事勸以法度整肅諸侯而已終不能言事本夫力爭於横
流者劳而難為功故賈誼謂當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趙普亦請
支郡各自奏事京師憲宗十二三年竭生民之力僅取数鎮此
事故不易收拾亦其君臣思慮有未至也
舊史稱前代以史為李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
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擊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
言切己嫉之如讐所以崒蔿坎壈於仕塗沈抑不登於顯貴後
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道在心伸物不終否孫籍其餘
祐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此語雖不足以定世論然比於
韓愈自言人禍天刑則粗勝矣古人以官守道况史者與義降
升國之賞罰莫敢望焉天下臧否在我則何計位之高卑舊史
之意不已陋乎
李夷簡劾揚憑欲抵以死置對未得狀即捕故官屬簿録家貲
當時御史之權如此夷簡亦號賢者而怙勢作威與陽球崔暹
無異何耶時論雖以挾私不與而乃謂摧挫方鎮為得宜摧挫
方鎮以道不以力此固無識者所言不足為準但憑本士人習

於後決自取頓辱為可恨爾獨孤及言滅江淮山南諸道兵謂
今天下唯朔方關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
此外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觧訾
肅代間無故變天下皆為兵之實録也蓋其患自古所無而至
今終在

盜殺武元衡許孟容以吏部侍郎白宰相請起裴中丞輔政余
記往時朱熹生本曹侍郎林栗劾去而大李諸生啓其師乞扣
閤留熹為司業當時謂即師求師為侮其師夫即師求師為侮
其師則即相論相為侮其相矣然孟　容所言廟堂不以為忤
而度果相淮蔡之平事至淺鮮尚須議論不壅方能致之況有
大於此者乎

唐中世以後猶家法之美父兄子弟相繼賢材者穆崔抑氏爾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問曰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夫不原道德之
大意不知古人之本末而以宦學所由之塗便為立身之大節
足以干祿而已視漢揚陳江南袁氏固已遠矣

自天寶亂而吐蕃強國西門即戰地古人稱無急無荒四夷來
王太宗君臣恃一時兵力以除西雲恥驕稱前代豈知子孫之
患至此乎于時馬璘劉昌郝玭史敬奉野詩良輔相繼扞境僅
能自保而謂其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以為將略有所未至

元稹李逢吉交翕險賊乃穆敬中大事文宗初稱甫清常處厚之力也其貶熊望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荣朝廷廣設衆官戕正塗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異褻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致偪下之嚚聲因依邪隙又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囚吏覆謬妄乃非坦塗朕大啓康莊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王向方之流可彰州司戶望劉柢楚客也

余既於平淮西碑論陽拘沈率之非然猶有未盡者韓弘賊也去李師道王承宗一間爾而乃使為統帥責以成功此武元衡李吉甫之謬欽去杜黃裳遠矣弘無狀至於蠱壞李光顏裴度雖督戰鄙尚不敢當招討凡事利害縱恍然在目前終非智者也不能睹而世以為智則必得決了於冥冥亦豈皆然哉

國忌行香外又有人主生日称賀春秋釋奠於孔子按常綬劉禹錫言可見蓋當時皆以為非礼而今世反以為盛礼也有其奉之莫敢廢前世礼師相傳之語則然夫不論其是非而直以廢奉斷之可乎新史所云陋矣

高瑀傳稱常裴作相少債帥此本起於中官貪冒所行反積習漸久則人以為常非賢者不能革雖杜黃裳不免況其下乎近世固有債帥之論淳熙間除授清明然外傳閹倖以告覔得而亦不為少天天下之私情常欲貶至公此乾德所以為難矣

憲宗問政之寬猛權德輿言唐家以仁厚為先余考於載籍自古流俗未嘗不以猛勝惟聖人能用寬周衰而寬道廢故孔子

力爭深辨以明嚴猛之非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則孟子固已偏駁不能盡究孔氏之義也德輿但以利害言之蓋俗儒常見爾然近世引經講李未嘗不主寬及其從政未毫末則雄猜刻暴叱咤百出何止於用嚴而已又德輿之罪人也哉

唐輔相三鄙自魏徵外皆不及元和諸人至壯黃裳懲刘德宗首開治栖百年頼之又非諸人比也所可恨者材智止於其所能既不知上一截又不知下一截爾夫不知上一截則國論不明不知下一截則士俗不成尚未可望兩漢魏晉人材裴度能聚天下之望在已為公卿大夫所宗終其身此一事自唐以来貴人皆無其意與僅有其意而不能成其能成者度一人而已笑受崔咸罰爵可併看然若使其所知稍進又當不止此未嘗不拊卷深惜之也初韓愈科目輩行立朝所歷與度略等而愈工文字自致名聞非度敢望也及愈先依鄭餘慶方能在百僚間後益困非度提衡不復進遂判然為下與馮宿李正封輩無別矣豈愈皇皇然以行道自任而不計其身之重輕哉抑行道者必輕其身哉曾子謂士不可以不弘毅比其死也未免易季孫之簀蓋古人難之抑講明猶有未至歟

習李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二

習李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三

唐書列傳

牛李之黨蔓延可畏然罪在李吉甫如皇甫湜輩烏足以為許而吉甫懷之子孫不忘宰相不手心國家安危存亡所由分也

本朝范呂事亦然

元稹本與白居易同稱然隳墮取卿相則不得齒於士類遂與裴延齡皇甫鎛等古今人受病處皆以身之材能外之官職對之一念既偏至於失其身而不能救是貞可哀也

白居易論詩謂周衰秦興六義始刓又江鮑則　六義盡去按周官教六詩不言詩有六義主文譎諫蓋後人顛倒其說孔子教詩但言興觀群怨而已居易專以諷為主固已失之自既以

此致謗至本朝蘇蔡遂成詩禍矣
李澈按宰相考當時議者以宰相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
鉤名非盡事君之道夫以考功而考及宰相謂之名不行可也
謂之越職不可也余觀左氏載君子之論亦當時所謂議者其
間不近理極多大抵古今風俗好惡不甚相遠其因循拘礙則
謂之流俗而能自超越者則謂之賢但世愈降則超越者愈微
而道義遂淪沒矣如渤何媿古人乎
唐賢良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
以氣力任事隨其所至裁割而成如蕡考據經術條析急務一
時大義略皆先具進士之後傑無能及矣然知治與致治不同
借蕡不一試用觀其所為如何也

宦官所以制人主之命以其有兵而訓注之徒但欲殄滅其人
至不勝遂縱兵以逞唐之亡形由此成訓注固不足道然唐人
之慮要自無及此者王叔文收宦官兵權不就韓愈著於實錄
方以為幸其詩謂六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
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昔季路隳三都不克而孔子出奔
人在天地間職分必有所底麗不然雖勵志業無用也
李德裕容勿綜理當國威重知大體料敵制勝任事獨克唐宰
相皆所不及然其以父為準的父之所怨已亦怨之結成大隙
不可救止自為黨魁而辨愬朋黨不少置豈唯身災國祚長短
之所繫也嗚呼德裕智不足以知此以天下之大惟父是崇至
於宗不能庇而猶不顧省豈所謂賢哉

道家澹泊主於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葺用之雖化中
國為夷未至於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
悔蓋本說然也自梁武不能脫用滅國之術當身而失至唐憲
懿識慮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流品不分無甚於唐至末年始欲分別劉瑑謂當循名責實崔
慎由坐此罷周官以九兩繫民清濁麄細各有所得此真循名
責實之要非戰國秦漢所能知也而況瑑手然崔遠以風流為
特所慕有酌坐槃之目白馬之禍與唐俱亡昔石勒謂王衍不
可加以鋒刃夜排墻殺之而朱温乃投於黃河使為濁流夫流
品自標爭於亡國而擅其貴位此豈伯夷所謂清乎
新史叙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為朱
温翦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
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高仁厚
田頵朱延壽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
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疽
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翕囚起壞於黃巢秦宗
權極於朱温李克用裨刼特剽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
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
偃望其下邪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
猶不能容口而況為之者欲措手哉
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為服

弱使弱而常安甘於歪服何所計惜然真宗當仁宗太平盛時
已不敢保有中原至清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頼保有者江
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
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横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爲夫
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
和堅守不背約爾況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好未
成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霊政逸德可以召亡
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
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
不同而同帰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沿边牢作家計
壮固藩墻以保堂奥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視

此是此

里

為棄物今若取七十五里間此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
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劲努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
帖然蚤卧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
自古未有沿邊二千餘里廩費数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
之拙者然不思今日甚有費数千萬億為無益之用歲歲無窮
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猶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
多積亭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墻外實僮僕備守
不使強鄰暴客輕輙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
邊道理費数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
人以室家之好皇皇於内而反不汲汲於外歟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髪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礼楽道德仁

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犹駕矣

按崔彥昭相於乾符初在路巖揚收韋保衡後僖宗尚能加以訓誡勉其克終不知此意出於人主或中官為之然則雖將亡而馭臣之柄猶存也至於舉一國以聽奸臣之所行賢否同聲威福日運而莫名其所以然彼卒伍賤人未至於横潰而問罪者特有幸不幸爾

唐末可稱者劉瞻崔彥昭鄭畋鄭從讜王鐸至鐸為收復元功然以三百口併命於高雞泊則士大夫力指氣使之勢蕩盡而唐隨以亡矣蓋識慮不及而倚虛驕立事唐人之敝也若鄭綮粗自立能量其材分所止未報先顛不為國辱比於諸人殆似過之而當時反以為命相左謬季末之妖然則議論好惡若此國祚何以望其少延哉

按舊史獨孤及為盧奔謚議中間稱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冠讐以死誰懟及以為不然云云夫居位食祿必死其難乃理之常當及議時庸夫小人間有為此論者及因而正之可也至新史修改遂揭其語於前而後著及議則是當時衆論無不如此非及不能破之是以一國之大不復有人心之所同史文顛倒豈不害義余觀夏侯端劉感常達羅士信呂子臧李公逸張善相李玄通在唐初草草君臣未定而皆能以死固節及觀開元之後反有此論又如張巡許遠事尤卓偉亦有謂其死守為愚者昔由于言絆紲之事余亦弗能蓋興亡之變可見矣

韓愈作諫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為之及出入憂患終不能有所為去陽城遠矣城與元德秀卷舒以已而不以人唐人未有及者近於東漢人矣蕭頴士仕不為已而以誨俗進人為任蓋又其次也其與李林甫相失事新舊史載不同以其所立考之舊史妄矣然舊史言頴士以緣服至政事堂為林甫所逐不過門生賓客下俾謗讟之辭自無足辨而新史乃稱宰相李林甫欲見之頴士方父葬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頴士頴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云云疑亦出於門人所傳非其實也蓋以今準古宰相至故人舍求見名士大為難事戰国相傾客或有之田蚡過竇嬰同列尚不肯遂成死禍侯霸召見嚴光光報以腰領絕霸怒封奏其書然則雖古宰相亦未必肯下士也自父喪不詣以下當削去別修

讀于公異吳通微兄弟事為陸贄歎息唐置翰林本非用人材正路後出干進者資淺而地親雖以贄之賢居群小所必爭未能免於利害是非之間也贄既不能容又不能去以此得相而欲濟世難矣至本朝欲以唐故事使蘇軾入翰林則不然蓋已位次執政習見為貴人當王安石變更而得地位重者與之較或未可知然宰相止以近例姑入館則眇然朝士上書諠譁而已去之如掃拈葉何難之有古人立人之朝必觀時度已而後制義矣

立國之勢有未當論治亂安危而當先論存亡者自昔善論之

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唐兵三變歸咎於玄宗而神策宿衛之兵姑汎言之而已如募兵藩鎮以治乱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猶未及焉自玄宗以楊思勗將兵平蠻始啓亡國之禍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遂為故事不獨其君以為故事其臣亦以為當然終唐之世未有言其非者惟劉蕡對策欲挈兵柄以歸於將然王叔文既已取之而不能使蕡得用未知其何道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唐事考之募兵藩鎮不過能危乱其國而亡唐者特中官將兵而已三代所以久長及其諸侯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皆以其雖可危亂而未可亡故也使其可亡誰得而存之至如今日事勢亦只當先論存亡今日存亡之勢在外而不在内而今日隄防之策乃在内而不在外一朝陵突牽國拱手隄防者畫壞而相隨以亡哀哉

昔三良之死秦人為賦黄鳥以哀之李邕將見殺孔璋不識面乃請以身代死其為國愛材惜賢之意又過於黄鳥矣秦穆公狃所私以殉君子猶謂之棄民玄宗昏庸聽姚崇張説李林甫放戮名士如除垢汙斃狐兎棄天下不亦多乎宜其保治不終隳唐之成業也

太宗攘除夷狄之盛始於殲頡利自夸以為古所無有世論亦以為古所無有故新史謂自詩書以来代暴取乱蔑如唐神且速也按自晉諸胡之乱迭據北方又拓跋跋喪敗高歡宇文本用夷狄起至武帝勝齊浸成中國之強勢隋文継之出兵四克當是時既已能臣服突厥矣故太宗因隋餘力而突厥又方再

亡是以立功最易然則易非其英威神武能獨過於前世帝王而然也大種既破餘國震裂偏師暫出或轉令相攻無不望風歸命而唐又應接不暇蓋二百餘年中國之強甚矣天寶以後奔播日削猶未失羈縻封冊之柄然自是中國浸弱獨一周世宗欲稍自立不幸即死至本朝太祖經營天下又不幸未盡集而崩五百年間積成弱勢亦自古未有士大夫之論終莫知其所以然夫強者非無故而強弱者非無故而弱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苟得起頭處日新不懈斬耳漸成隋唐之功雖非聖賢所願得然亦可以又今日之弱而為強矣

突厥既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將遷樊鄧豈不用大王語手而群臣多贊行者獨太宗論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滅而臣之蓋雖興王未有無為立國之計者士及何足道也澶淵之役以和為權寇準雖不肯還然輸幣約和幸其少定而上下之論不自警惕求其當然又謂上策無出於和至今不可移改然則士及何足道哉

太宗初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陳頡利四事證其將亡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衰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其衰在四境築障煩民誠為下策夫有道而不知修有障而不知築捨下策而自歎其無策將何以自存乎

郝靈佺傳默啜首事宋璟謂天子年少好武抑其勞逾年僅授郎將靈佺慟哭而死按默啜強盛為中國患殺人不可勝計有能得其首者可謂大功安得無厚賞今為他虜狙擊而靈佺偶

入番乃傳首之人爾行賞如此正合事宜不知何名為掬兇唐
是時兼制戎夏黙啜雖死而骨谷為患未衰方勞攻守之計亦
不得言好武強開邊隙也恐此非璟本語而後世信之傳誦不
已捨明從暗失実得虚利害不細
新史因叙張保皐鄭年併智李郭遂反召公不說事以為苟有
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觀君奭篇周公為
周家長久堅留召公詞語明白不待講解而知若新史用世俗
所疑則其陋甚矣何足稱述不然則所謂有仁義而不明者安
在且烏有仁義而無明而可為啓公耶
太宗既滅突厥又平高昌吐谷渾爲眷龜茲號四鎮置兵三萬
人唐人供億者行萬里矣太宗嘗語大臣朕始即位咸言天子
須耀兵以威服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國既安
遠人自服今天下既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夫徵之所
以勸脩文德者欲其息兵而不用而太宗無一日不用兵則徵
何勸之有四夷之所以來王者謂不用兵而自至而太宗因勝
而後得則斂何力之為蓋太宗以武功而駕言於文德以拒諫而
傳至於從諫李者不考其実而信其言為後世害太矣禹稱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則如太宗立四鎮置羈縻州府之
類亦必有之而其事遠不可見矣然苗頑弗即功則其君臣以
為深疚而所謂誕敷文德舞干羽干兩階者亦不若太宗徒指
魏徵之空言以武為文以黷兵為偃革而欺後世也
因新史論唐滅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滌耻沙

陀也使李克用能如齊桓晉文稍知古今唐遽亡乎哉夫漢唐
有國皆庶幾三代之長曹操狙賊欺詐不為人心所服而孫劉
君臣英傑所聚遂抗然自立於一隅今舉天下無不拱手以聽
朱温屠戮而崔徽抑鑿又佐成之反以興復之責歸於沙陀豈
海内遂無一人而然耶自古聖賢天造草昧不止為一時私計
所以修立人紀蓋與萬世其功傳之無窮而太宗偏躁狹劣苟
循一人之智勇薄中国之氣類而篤所厚於蠻夷華戎雜統漢
虜參用及其衰也殘蕃遺羯盤據腹心卒伍僕傭相因而起奮
劒俄頃化為人雄士大夫徒諷詠花草以拾貴位無能商略其
間其不靡然相隨以盡如司空圖者一人而已昔孔子歎齊桓
謂其能使中國之人不為左衽而新史責左衽之克用不能如

拓文何其悖哉

新史諸傳好以刻削簡約為功又必易本語之質俚以從雅訓
反墮褊迫故可觀者殊少惟夷狄諸傳多佳如渤海傳最勝支
司憲象不甚佳史載訶陵國上元間国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
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持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
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將斬之群臣因請悉莫曰爾
罪实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
不敢加兵此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為民除患致利遷之
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傳以為治也苟操一至
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禹曰桎梏戰國至秦既已大敗
而後世更為霸王雜用之訖自以為甚怨矣至於書傳間時得

其一若商之類者未嘗不拊卷嗟惜以為偶牽而必効當行而無疑也今史載其事而不辨其失意亦出此哀哉

太宗十七年伐遼既不勝二十年復伐薛延陀滅之北方悉平其詔謂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弘廟略已滅延陀至云混元已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儁斯實書契所未有古今之壯觀余觀府衛之成太宗獲其用所向必克如此乃以為一已神靈致之耶又太宗二十餘年間曾無一日息民靖國之念其去煬帝幾何而新史以為中材庸主之所常為夫常為者固可無敗而中材者卒以乂存歟

僕固懷恩雖驕而非逆李光弼激之終以畔亂唐幾亡後世方以斬張用濟為名談可謂不中利害之實也惟顏貞卿言懷恩不反薦用郭子儀始有收拾處

五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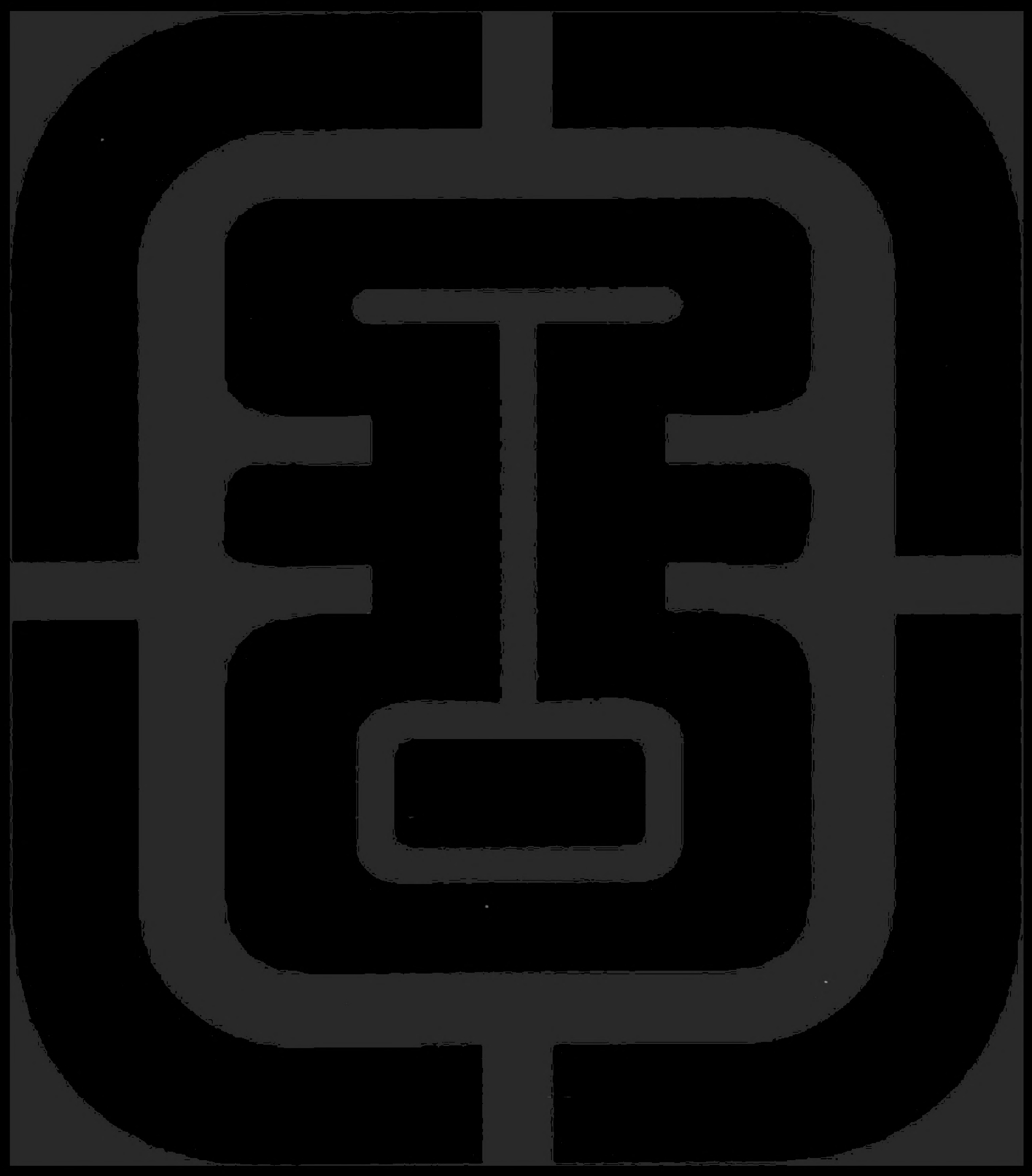
朱溫事至不足言然其脫於盜賊以宣武節度區區數州在四戰之郊而能翦滅黃巢秦宗權吞河南山東竟篡唐室更七姓至本朝皆因其故都邑而後人之論乃以大梁為不可戰亦不可守使女貞入吾地數千里如無人而卒有之其故何也余嘗數李綱世所謂有志宗澤世所謂有材二人皆以位將相使其盡河南而守身當勞苦而以安佚付黃潛善輩国家之敗宜不至酷烈如此而中原遂為左衽以逮於今若猶不悟則又將有甚焉者然則議論定而利害明要先自士大夫之心術始可也

李克用父子李嗣元王從珂三姓不同皆稱　繼唐雖可笑而唐之故家文獻由此粗傳豈惟一唐乃中國夷狄分合之所繫也劉備諸葛亮號為紹漢而漢事乃無髣髴余於莊宗蓋有感焉晉紀傳載出帝陷虜及桑維翰景延廣始末甚詳是時中國已再與契丹和韓琦富弼守信誓如金石然不知靖康之禍有甚於開運也余頗疑漢人固已專主和親然猶未有以此遽分士大夫之賢否功罪方建炎紹興十餘年間天下能憤慨視虜如仇敵秦檜既堅持之自此不惟以和親為性命義理之實而言復讐雪恥者更為元惡大憝滅天常絕人理其事極大未知此論何時當回也

裴樞獨孤損之流雖其力未必能存唐終不亡唐而獨存歐語如此然是時已隨朱溫至洛陽何不亡唐之有其不使非清流為太常卿乃習氣尚存耳以此立義欲扶世教亦如司馬氏言不當命韓趙魏為諸侯而自壞其名分也

張承業諫止唐莊宗無舉大號與荀彧不欲曹操求九錫語意正同彧為操所殺而承業至於自殺承業宦者見聞不廣獨持一意自應如此而彧何為亦然孔子所謂不能反三隅者與許劭異矣

初後唐廢帝憂石敬瑭呂琦李崧請與契丹和如漢故事給金帛妻以女是時張延朗為三司使謂歲費十數萬緡責吾取足何也事既不行而敬瑭竟以割地稱臣得天下及劉旻抗中國亦倚契丹後不助則破滅矣此一段議論至本朝遂為廢興存

亡根本方曹利用往来許誣遂有手指三百萬之傳然則琦於
策畫無理不過十数萬緡而君臣之間猶喧悖不同如此況敵
塘歲賂亦止於三十萬疋絹而已冦凖既過用之反以為大功
名王旦又依並作無限勲業富弼再和墓碑乃明言增幣二十
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又四十矣大書深刻後生傳誦以為元
臣碩相殊勲盛業無出於此余老矣不復預世論語呂琦傳掩
卷嘆息而已

習李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三